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56 堅固品～59 河天品〉補充講義

釋圓融整理 2018/03/23

〈56 堅固品〉

此品初明因有堅固心、不動、不轉心，雖有外惡緣不能動不退菩薩之心行，故以堅固為名。

p.544

一、經：薩婆若與虛空等，空無所有相

1、《大智度論》卷 73 〈轉不轉品 56〉(大正 2，575c5-9)：

若惡魔作是言：「薩婆若與虛空等。」

薩婆若有種種名字：或說一切智，或說一切種智，或說無上道，或說無量諸佛法，或說菩提，皆是薩婆若名字。此中說薩婆若，當知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2、《華雨集第二冊》(p.127)：

薩婆若 sarvajñā 是一切智的音譯；不離薩婆若心，就是不離菩提心 bodhi-citta。

3、《般若經講記》(p.28~29)：

阿耨多羅，譯為無上；三藐，譯遍正；三菩提，譯覺：合為無上遍正覺。

這是指佛果的一切，以佛的大覺為中心，統攝佛位一切功德果利。

單說三菩提——正覺，即通於聲聞、緣覺，離顛倒戲論的正智。

遍是普遍，遍正覺即於一切法的如實性相，無不通達。

但這是菩薩所能分證的，唯佛能究竟圓滿，所以又說無上。

眾生以情愛為本；佛離一切情執而究竟正覺，所以以大覺為本。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是發成佛的心。

發心，即動機，立志，通於善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是第一等的發心。以崇高、偉大、無上、究竟的佛果為目標，發起宏大深遠的誓願，確立不拔的信心，這名為發無上遍正覺心。

4、《印度佛教思想史》(p.136)：「『般若經』說「五種菩提」pañcabodhi，『智論』解說為：一、發心菩提，二、伏心菩提，三、明心菩提，四、出到菩提，五、無上菩提。大乘以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佛為究竟，從初發心以來，無非是隨順，趣入菩提的進修，所以五菩提是從發心到成佛的歷程。天臺家的「六即佛」，就是依此（加「理即」）而成立的。然發心有二：初於生死中，聞佛功德，悲憫眾生而發願成佛；次知諸法如實相，得無生法忍，與無上菩提相應，名「真發心」。初發心是發心菩提，明心菩提是真發心——勝義發心。二道、五菩提，說明了發心成佛的修行路程。」

午一、覺知魔事

二、經：是諸善男子、善女人聞是語時，應如是念：『是惡魔事，壞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1、《成佛之道（增註本）》(p.64~65)：

將正確的知識，時時修習，養成堅定的正見。正見，有世間正見，出世間正見。五

乘共法中，還只是世間的。正見雖只是堅定不移的見地，但力量極強，如經上說：

『假使有世間，正見增上者，雖復百千生，終不墮惡趣』。

2、《出曜經》卷 6〈4 無放逸品〉(大正 4，639b28-c11)：

『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更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

正見增上道者，諸有分別邪見根原永捨離之。

◎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演說顛倒調為正法，持心堅固終不承受。何以故爾？以其正見難沮壞故。

◎正使弊魔波旬及諸幻士，化若干變來恐善男子，不能移動其心，倍修正見意不移易。此是世俗正見非第一義，是故說曰：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也。

於百千生者，如佛所說：吾未曾見行正見人，於百千生墮惡趣者，吾未聞也。所生之處賢聖相遇，亦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中，是故說曰：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

3、《大智度論》卷 74〈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9b5-7)：

若菩薩不隨此變化佛身語，覺知是魔、若魔所使。

何以故？身是而言非。如試金錢，彈之聲出，則知其真偽。

p.545

一、經：我亦以如虛空等無所有、自相空大誓莊嚴得一切種智

《大智度論》卷 73〈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5c26-27)：

「若一切法空，我以實莊嚴，是不相應；若諸法空，莊嚴亦空者，是則相稱。」

二、經：為眾生說法，令得解脫，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大智度論》卷 73〈轉不轉品 56〉(大正 2，575c28-576a4)：

須陀洹果有二種：一者，三結斷——無為法，二者，空、無相、無作三昧相應——有為須陀洹果。是二皆空：有為法中，三解脫門故空；無為法中，無生、無住、無滅相故即是空。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如是。

2、《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132)：

『大毘婆沙論』卷六五（大正二七・三三七下）說：

「施設論中亦作是說：預流果有二種，謂有為及無為。

云何有為預流果？謂此果得及此得得。（插入解說）……若諸學根、學力、學戒、學善根、八學法，及此種類諸學法，是名有為預流果。

云何無為預流果？謂三結永斷，及此種類諸結法永斷；八十八隨眠永斷，及此種類隨眠法永斷，是名無為預流果」。

三、經：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已來，聞如是法，應堅固其心，不動、不轉。

《大智度論》卷 73〈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6a4-8)：

阿鞞跋致菩薩，從初發意已來，聞是法，堅固其心，不動、不轉。

一切諸煩惱箭不入故，名為堅。

一切外道魔民不能轉故，名不動。
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故，名不轉。

四、經：以是堅固心、不動、不轉心行六波羅蜜，當入菩薩位中

1、《大智度論》卷 73〈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6a8-10)：

「是菩薩以如是三種心，行六波羅蜜，入菩薩位。菩薩位義，如先說。是名入菩薩位。
入菩薩位者，名阿鞞跋致。」

2、《大智度論》卷 27〈序品 1〉(大正 25，262a18-263a20)：

菩薩位者，

◎無生法忍是。得此法忍，觀一切世間空，心無所著，住諸法實相中，不復染世間。

◎復次，般舟般三昧是菩薩位。得是般舟般三昧，悉見現在十方諸佛，從諸佛聞法，斷諸疑網，是時菩薩心不動搖，是名「菩薩位」。

◎復次，菩薩位者，具足六波羅蜜，生方便智，於諸法實相亦不住；自知自證，不隨他語，若魔作佛形來，心亦不惑。

◎復次，入菩薩法位力故，得名阿鞞跋致菩薩。

◎復次，菩薩摩訶薩入是法位中，不復墮凡夫數，名為得道人；一切世間事欲壞其心，不能令動；閉三惡趣門；墮諸菩薩數中，初生菩薩家，智慧清淨成熟。

發意、修行、大悲、方便具足，行是四法，得入菩薩位。如聲聞法中，先具說四種善根：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然後入苦法忍正位。

問曰：修行皆攝四法，何以故差別為四？

答曰：

◎初發意雖有修行，不久修故，不名「修行」；如在家雖終日不住，不名為「行」。

◎復次，發意時，但有意願。行時造作，以財與人，受持禁戒一如是等行六波羅蜜，是名「修行」。

◎修行已，以般若波羅蜜知諸法實相，以大悲心愍念眾生：「不知是諸法實相，染著世間虛誑法，受種種身苦、心苦。」是更受「大悲」名故，不名「修行」。

◎「方便」者，具足般若波羅蜜故，知諸法空；大悲心故，憐愍眾生—於是二法，以方便力不生染著。雖知諸法空，方便力故，亦不捨眾生；雖不捨眾生，亦知諸法實空。若於是二事等，即得入菩薩位；如聲聞人，於定慧二法等故，是時即得入正位。是法雖有行，更有餘名字，不名「修行」。

從初發意乃至坐道場，於其中間所行皆名「修行」，小小差別，有異名字，為易解故。…是名「方便」。

復次，菩薩以般若波羅蜜知諸法相，念其本願，欲度眾生，作是思惟：「諸法實相中，眾生不可得，當云何度？」復作是念：「諸法實相中，眾生雖不可得，而眾生不知是諸法相故，欲令知是實相。」

復次，是實法相，亦不礙眾生。實法相者，名為無所除壞，亦無所作。是名「方便」。具足是四法，得入菩薩位。

3、《寶積經講記》(p.19~20)：

阿惟越致，是阿毘跋致的舊譯，華語為不退，就是『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不退有四類：

- 一、信不退，在十信的第六心，對於大菩提的深信不疑，不會再退失了。
- 二、位不退，在十住的第六住，不再會退證小乘的果證了。
- 三、證不退，在十地的初地，證得甚深法性，一得永得，不會退失。
- 四、行不退，在八地以上，清淨心的德行進修，念念不斷的向上，不再會退起染心，或停滯不進了。

五、經：佛言：「不轉故名阿鞞跋致，轉故亦名阿鞞跋致。」

《大智度論》卷 73〈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6a10-17)：

須菩提問：「不轉故名阿鞞跋致？轉故名阿鞞跋致？」

佛二種答，以二諦故，所謂世諦、第一義諦。

若菩薩入菩薩位，轉聲聞、辟支佛心，直入菩薩位，是名轉。

不轉者，入阿鞞跋致第一義，諸法一相中，所謂無相，尚無一乘定相，何況三乘！則無所轉；無所轉故，名阿鞞跋致。

p.547

一、經：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若在居家，以方便力為利益眾生故受五欲……乃至資生所須盡給與之。

1、《大智度論》卷 73〈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6b8-27)：

問曰：經中說：「阿鞞跋致菩薩，方便力，為利益眾生故受五欲。」是何等方便？

答曰：

譬如以鉗取火，雖捉而不燒。五欲如火，能燒人善根。

是菩薩思惟：「我出家一身，云何能以布施攝眾生？眾生多須飲食、衣服，須法者少。」

菩薩為攝眾生故，故生富貴家；布施眾生，恣其所須——出家、在家眾生，能廣利益；譬如大地，人民、鳥獸皆蒙利潤。是時四種行六波羅蜜。

若出家讚布施，或有人言：「汝自一身無財，但教人施。」則不信受。是故菩薩方便作白衣，以財充滿一切而勸行施，人則信受。

2、《印度佛教思想史》(p.141~142)：

對於淫欲，『智論』依『般若經』，說三種菩薩：

「初者，如世間受五欲，後捨離出家，得菩提道。

二者，大功德牢固，初發心時斷於淫欲，乃至成佛道。是菩薩或法身，或肉身；或離欲，或未離欲。

三者，清淨法身菩薩，……與眾生同事而攝取之」。

第一類菩薩，如釋尊。

第二類，「從初發心常作童真行，不與色欲共會」，也就是發菩提心以來，生生世世，過著清淨梵行的生活。即使是得了無生忍的法身菩薩，也是這樣。『大智度論』

卷三五（大正二五・三一七中）說：

「有人言：菩薩雖受五欲，心不著故，不妨於道」。

「菩薩應作童真修行梵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行菩薩不著世間故，速成菩薩道。若姪欲者，譬如膠漆，難可得離」。

有大乘人以為：受五欲，對修道是不妨礙的，只要不執著他。對於這種見解，龍樹是不以為然的。認為始終修童真梵行，能「速成菩薩道」，也就是成佛要容易得多。

『龍樹傳』說：起初，龍樹與友人，到王宮中去淫亂，幾乎被殺，這才深感欲為苦本而出家。龍樹有過這一番經歷，當然會稱讚始終修梵行的。這是「大功德牢固」，不是一般人都能這樣的。

先受欲而後出家（第一類），應該是最一般的。

第三類是法身菩薩，為了攝化眾生，如維摩詰 Vimalakīrti 長者那樣。大菩薩的善巧方便，不是初學者所能行的。

3、《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70~673)：

佛法的修學者，通於在家、出家。釋尊是出家的，隨佛出家而成為佛教主體的，是出家的。出家的生活，沒有男女間的淫欲，也沒有資財的物欲。在家人雖同樣的修行證果，而一般說來，不及出家人的專精容易；對於在家生活，存有厭患的情緒，以出家為修行的理想典型。「原始般若」是從阿蘭若（無諍）行，修得於一切法無所取執三昧而流傳出來的，所以在「下品般若」中，教化四眾及善男子、善女人，使轉化為受持奉行般若波羅蜜的菩薩，而仍保有佛教傳統的觀念，也就是對在家生活存有厭患的情緒，……在家不退轉菩薩，對於「欲」，存有很深的厭患情緒，所以受欲而不會貪著；一心希望，最好能不再過那種愛欲的生活。

「漢譯本」（「吳譯本」、「晉譯本」相同）著重於男女的愛欲，

「秦譯本」（「宋譯本」同）是通於男女及財物欲的。

在家菩薩對於「欲」的態度，古譯的「下品般若」，與原始佛教的精神相合。「中品般若」的意趣，顯然的有了不同，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三二七（大正六・六七三下——六七四上）說：

「現處居家，方便善巧，雖現攝受五欲樂具，而於其中不生染著，皆為濟給諸有情故。……

現處居家，以神通力或大願力，攝受珍財。……雖現處居家而常修梵行，終不受用諸妙欲境。雖現攝受種種珍財，而於其中不起染著」。

其他「中品」類各本，都與這「初分」——「上品般若」的意義一樣。

依經說：「方便善巧」、「現處居家」、「現攝受五欲」，可見在家菩薩的攝受五欲，是「方便示現」的；是神通力，是大願力。總之，不退轉菩薩而「現處居家」，是方便現化的。雖也說到「常修梵行」，而對於在家生活的厭患情緒，卻完全沒有了！

「下品般若」所說的在家不退轉菩薩，是真實的在家者，是人類修學般若波羅蜜，到達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地位。引導在家的修學般若，向不退轉位而前進。

不是「中品般若」那樣，以理想的「法身大士」為不退轉，著重在表揚其化度眾生的方便善巧。……「法身大士」那樣的「方便」，如一般化而成為在家的修學典型，那佛教精神無可避免的要大為改觀！

二、經：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在家時，能以滿閻浮提珍寶施與眾生，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給施眾生。亦不自為，常修梵行，不陵易虜掠他人令其憂惱。

《大智度論》卷 73〈轉不轉品 56〉(大正 25, 576b8-27)：

是菩薩或作轉輪聖王，心念施時，則滿閻浮提珍寶；如頂生王宮殿中，心生欲寶，則寶至于膝。或作帝釋、或作梵王，能雨珍寶滿三千世界，供養於佛，充滿一切。

為攝眾生故，而自不受。

人受五欲，則心生憍慢，凌易於人。是人常斷婬欲故，諸煩惱薄，不生憍慢；不生憍慢故，不凌易眾生。是名阿鞞跋致相。

p.547

經：常具足菩薩五根

《大智度論》卷 73〈轉不轉品 56〉(大正 25, 576c18-577a1)：

信等五根有二種：一者、屬聲聞、辟支佛，二者、屬佛、諸菩薩。

屬聲聞、辟支佛道五根，能深信涅槃，能以智慧知世間無常、空，能知涅槃寂滅。

菩薩五根，能生深慈悲心於怨惡眾生，亦能觀諸法實相，所謂無生無滅等；雖未得佛，亦能信受佛事。

復有以菩薩根故，能見、能聞、能知諸佛神通力，非諸聲聞、辟支佛所及。如《不可思議解脫經》中說：「舍利弗、目連、須菩提等雖在佛左右，以無菩薩根故，不見是大菩薩會及所有神通力，亦不聞佛說不可思議解脫。」是故說：「若菩薩具足得是信等五根故，名阿鞞跋致。」

p.548

經：若菩薩摩訶薩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

《大智度論》卷 73〈轉不轉品 56〉(大正 25, 577a1-8)：

問曰：餘經中說「善人身、口、意業無惡」，「知恩、報恩」，「能為一切眾生故，自捨身樂，安隱眾生」，「有所利益，不求果報」——如是等上人相；何以故但說「不散亂心行無上道一事，名為上人」？

答曰：此中佛自略說：一心不散亂，盡攝諸善法。何以故？貪重佛道故，一切諸煩惱折薄，是故於眾生深加慈心，能自以身命給施，何況不知報恩等！

p.549

一、經：是菩薩摩訶薩不好說官事。……如是等不說種種世間事，但好說般若波羅蜜，不遠離薩婆若心。

《大智度論》卷 74〈轉不轉品 56〉(大正 25, 578b26-c4)：

又不喜說國王等事。如餘外道，受他供養，無正道故，虛妄深著，心懈怠故，說諸國事，分別過去世諸王力勢等樂。

阿鞞跋致菩薩不說是事。見一切世間常為無常火燒，眾生可愍，我未得佛道，我但應說度眾生法，不應說餘事。一切法畢竟空故，大小相不可得。賊等事亦如是。畢竟空即是如、法性、實際。

二、經：菩薩雖行一切法空，而愛樂法。

《大智度論》卷 74〈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8c5-9)：

菩薩雖安住一切法空中，而樂法、愛法。何以故？是菩薩不著是一切法空故。又我行次第法，禪定、智慧等，然後得一切法空。此空不可但口說而心著，是故先行次第法。

p.550

經：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行初禪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以方便力故起欲界心，若眾生能行十善道者及現在有佛處在中生。

《大智度論》卷 74〈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8c16-20)：

是菩薩雖離欲得諸禪定，以方便力故，為眾生欲界有現在佛處。「生欲界」者，故為眾生留愛、慢分，不以此禪定果報生色、無色界；但以禪定柔和其心，不受其報。」

p.553

一、經：云何菩薩摩訶薩護持法故，不惜身命？須菩提！如佛說：『一切諸法真空。』是時，有愚癡人破壞、不受，作是言：『是非法、非善、非世尊教！』須菩提！菩薩護持如是法故，不惜身命。菩薩亦應作是念：『未來世諸佛，我亦在是數中，在中受記，是法亦是我法，以是故，不惜身命。』須菩提！菩薩見是利益故，護持法，不惜身命。

《大智度論》卷 74〈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9b21-c7)：

是菩薩深愛法故，能捨身命為法。若佛、若佛弟子於大會種種因緣說諸法畢竟空；有一狂人，取音聲名字相，著是畢竟空，出其過罪：「若諸法盡畢竟空，則無佛、無法，無罪福業因緣，亦無修行精進得道果報！」如是等出無量過罪。

阿鞞跋致菩薩觀察、籌量，知說法者無著心、隨佛語憐愍故說；知狂人著語言取相，破是畢竟空。爾時，阿鞞跋致則沒命佐助言：「是狂人言！是邪見人！自沒邪見，亦多化眾人令墮邪見，壞滅佛法。」

(狂人)深懷瞋恨故，或自殺，或使弟子殺。

爾時，菩薩若死事至，為佐法故，不以怖畏而壞諸法性。

此中佛說因緣，菩薩作是念：「未來世佛，我亦在是數中，是法亦是我法；是我法故，不惜身命而守護之。」

二、經：菩薩護持法故，作是念：『我不為護持一佛法，我為護持三世十方諸佛法故。』

《大智度論》卷 74〈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9c7-10)：

(菩薩)作是思惟：「我無量世中，為煩惱邪見故喪身無數；今為十方三世諸佛法佐助發起，若有益而死，勝無益而生。」如是等為法故，不惜身命。

三、經：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聞佛說法，不疑、不悔。聞已受持，終不忘失。何以故？得陀羅尼故。須菩提言：「世尊！得何等陀羅尼，聞佛所說諸經而不忘失？」佛告須菩提：「菩薩得聞持等陀羅尼故……」

1、《大智度論》卷 74〈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9c10-13)：

菩薩未成佛道，從佛聞甚深法，能盡受、不失。

信力故能受，聞持陀羅尼力故不失，斷疑陀羅尼力故不疑。

2、《大智度論》卷 85〈菩薩行品 72〉(大正 25，657a16-17)：

讀、誦、修習、常念故，得聞持陀羅尼

3、《大智度論》卷 28〈序品 1〉(大正 25，268a4-10)：

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增長。先當作意，於相似事繫心，令知所不見事；如周利槃陀迦，繫心拭革屣物中，令憶禪定除心垢法。如是名初學聞持陀憐尼，三聞能得；心根轉利，再聞能得；成者，一聞能得，得而不忘。是為聞持陀憐尼初方便。

四、論：末後略說四種阿鞞跋致相義

《大智度論》卷 74〈轉不轉品 56〉(大正 25，579c21-580b1)：

問曰：得何事來名阿鞞跋致？

答曰：

一、三阿僧祇劫後

《阿毘曇毘婆沙》中說：「過三阿僧祇劫後，種三十二相因緣。」從是以來名阿鞞跋致。

二、被然燈佛所授記

《毘尼阿波陀那》中說：「從見然燈佛，以五莖花散佛，以髮布地；佛為授阿鞞跋致記；騰身虛空，以偈讚佛。」從是已來，名阿鞞跋致。

三、此經所說：得無生法忍入菩薩位

此般若波羅蜜中，若菩薩具足行六波羅蜜，得智慧方便力，不著是畢竟空波羅蜜；觀一切法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來不去、不一不異、不常不斷、非有非無；如是等無量相待二法，因是智慧觀，破一切生滅等無常相。先因無常等[1]故破常等倒，今亦捨無生無滅等、捨無常觀等，於不生不滅亦不著，亦不墮空無所有中；亦知是不生不滅相不得不著故，亦信用是不生不滅法。三世十方諸佛真智慧中，信力故通達無礙，是名菩薩得無生忍法，入菩薩位，名阿鞞跋致。

四、泛說從初發心以來

是菩薩雖從初發心以來名阿鞞跋致；阿鞞跋致相未具足故，不與授記。何以故？外道聖人、諸天、小菩薩等作此念：「佛見是人有何等事而與授記？是人於佛道因緣中未住，云何與授記？」是故佛未與授記。

是菩薩有二種：一者、生死肉身，二者、法性生身。

得無生忍法，斷諸煩惱；捨是身後，得法性生身。

肉身阿鞞跋致亦有二種：有於佛前得授記；有不於佛前授記——若佛不在世時，得無生法忍，是不於佛前授記。

問曰：若爾者，有人讀、誦、說、正憶念，隨順無生法忍義，是人未得禪定，或生疑心、或為著心所牽，如是人比，是何等菩薩？為是阿鞞跋致不？

答曰：

是不名為阿鞞跋致。阿鞞跋致菩薩，於甚深佛法中尚無疑，何況無生忍初法門！

是未得阿鞞跋致者，有二種：一者、信少疑多，二者、疑少信多。
疑多信少者，於讀誦經人小勝；
信多疑少者，若得禪定，即時得柔順忍，未斷法愛故，或生著心，或還退沒。
是人若常修習此柔順忍，柔順忍增長故，斷法愛，得無生忍，入菩薩位。
略說阿鞞跋致相義。

〈57 深奧品〉

此品初須菩提問佛：「何等深奧處？」佛答：「深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染、離、寂滅、如、法性、實際、涅槃。須菩提！如是等法是為深奧義。」後舉燈炷譬合法明時亦說是「深奧」。此中說明得無生法忍的菩薩，他的德行、內心的境界是非常深奧的故以為名。

p.555

經：菩薩摩訶薩得無量無邊智慧，不與一切聲聞、辟支佛共故。阿鞞跋致菩薩住是智慧中，生四無礙智；得是無礙智故，一切世間天及人無能窮盡。

《大智度論》卷 74〈燈炷品 57〉(大正 25, 581a9-22)：

佛可其所讚，更自說大功德等因緣，所謂「阿鞞跋致菩薩得無量無邊智慧，不與聲聞、辟支佛共行」者，要先知而後行，行已，受其功德。以是故說功德因緣：由於智慧無量無邊。智慧者，所謂般若波羅蜜。

菩薩住是般若波羅蜜中，能生四無礙智：

◎一切法實義中，智慧無礙無障（是名義無礙）；

◎既知義無礙已，分別種種諸法名字，為說義故，是名法無礙；

◎是名字要由語言，由語言故，出是種種名字，是名辭無礙；

◎得是法無礙及辭無礙故，便樂說諸法實義，是名樂說無礙。

是菩薩安住四無礙中，一切眾生問難，無能窮盡；如大海水，不可傾竭。

p.556

一、經：深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涅槃。

《大智度論》卷 74〈燈炷品 57〉(大正 25, 581b2-20)：

佛語須菩提：「空等乃至涅槃是名深奧。」

問曰：諸有法種種細分別，人不解故有深；空無所有，以何為深？

答曰：

一、空等三昧是深奧

◎非直口說名字故空；分別解諸有相，內不見有我，外不見定實法。得是空已，觀一切法相皆是虛誑，有諸過罪。若滅諸相，更不作願生三界。此空是得道空，非但口說，是故言深。

◎復次，空亦復空；若著是空，則有過失，是不名深。若空從破邪見有故出，是為深；若於空中亦不著空，故亦深。

二、無生是深奧

復次，觀五眾生滅，破常顛倒；觀畢竟空，破生滅。

何以故？空中無無常、無生滅故。

無生滅有二種：一者、邪見人謂世間常有故無生滅，二者、破生滅故言無生滅。

此中破生滅，亦不著是不生不滅，故名為深。

三、離乃至涅槃是深奧

諸煩惱難除，故言：「離欲、寂滅」故深。

錯誤易、真實難，故「如、法性、實際」為深。

「涅槃」，諸梵天等九十六種道所不能及，故深。

復次，涅槃中一切得道人入者永不復出，故深。

二、經：須菩提！如是（空）等法，是為深奧義。

1、《大智度論》卷 74〈燈炷品 57〉(大正 25，581b20-c7)：

問曰：此中說空等法深，是何等空？

答曰：

一、非心空、境空而言空

有人言：三三昧——空、無相、無作；心數法名為定，定故能觀諸法空。

有人言：外所緣色等諸法皆空，緣外空故名為空三昧。

二、從緣起無自性而說畢竟空

此中佛說：「不以空三昧故空，亦不以所緣外色等諸法故空。」何以故？

若外法不實空，以三昧力故空者，是虛妄不實。

若緣外空故生三昧者，是亦不然！所以者何？若色等法實是空相，則不能生空三昧；若生空三昧，則非是空。

此中說：離是二邊說中道，所謂諸法因緣和合生，是和合法無有一定法故空。何以故？因緣生法無自性，無自性故即是畢竟空。是畢竟空，從本以來空，非佛所作，亦非餘人所作；諸佛為可度眾生故說是畢竟空相。是空相是一切諸法實體，不因內外有。是空有種種名字，所謂無相、無作、寂滅、離、涅槃等。

2、印順法師《中觀今論》(p.70~75)：

空，是佛教所共同的，而中觀家的觀法不盡與他派相同。如《大智度論》卷一二說有三種空：一、分破空，二、觀空，三、十八空。

◎「分破空」，即臺宗所說的析法空。如舉氈為喻，將氈析至極微，再分析到無方分相，即現空相，所以極微名為「鄰虛」。這是從佔有空間的物質上說，若從佔有時間者說，分析到剎那——最短的一念，沒有前後相，再也顯不出時間的特性時，也可以現出空相。由此分破的方法，分析時空中的存在者而達到空。

◎「觀空」，這是從觀心的作用上說。如觀氈為青，即成青氈；觀氈為黃，即成黃氈等。十遍處觀等，就是此一方法的具體說明。由觀空的方法，知所觀的外境是空。這境相空的最好例子，如一女人：冤仇看了生瞋，情人見了起愛，兒女見了起敬，鳥獸望而逃走。所以，好惡、美醜，都是隨能觀心的不同而轉變的，境無實體，故名觀空。

◎「十八空」，《般若經》著重在自性空。自性空，就是任何一法的本體，都是不可得而當體即空的。《大智度論》雖說有三種空觀，然未分別徹底與不徹底。……龍樹菩薩所發揮的空義，是立足於自性空的，不是某一部分是空，而某些不空，也不是境空而心不空。

《智度論》（卷七四）又說有三種空：

一、三昧（心）空，二、所緣（境）空，三、自性空。

◎「三昧空」，與上面三空中的觀空不同。這是就修空觀——三三昧的時候，在能觀的心上所現的空相說的。如十遍處觀，在觀青的時候，一切法皆青，觀黃時一切法皆黃，青黃等都是觀心上的觀境。這樣，空也是因空觀的觀想而空的。

經上說種種法空，但依能觀的觀慧而觀之為空，於外境上不起執著而離戲論，所以名空，而實此種種法是不空的。這等於說：空是觀心想像所成的，不是法的本相。這樣，必執有不空的，不能達到也不會承認一切法空的了義教說。

◎「所緣空」，與上說相反，是所緣的境界是空的，能觀心這才託所緣空境而觀見它是空。此所緣空，即必然是能觀不空，這與前三空中的觀空相近。不過，觀空約境隨觀心而轉移說，所緣空約所緣境無實說。

◎龍樹曾評論道：「

◎有人言：三三昧無相無作心數法名為空，空故能觀諸法空。

◎有人言：外所緣色等諸法皆空，緣外空故名為空三昧。

◎此中佛說，不以空三昧故空，亦不以所緣外色等諸法故空。……離是二邊說中道，所謂諸法因緣和合生，是和合法無有一定法故空」。

龍樹所明此——《般若經》中所說的「無有一定法故空」，即說一切法緣合而成，緣合即無定性，無定性即是空，此空即指無自性的畢竟空說。由此可知，中觀的空義，約緣起法的因果說，從緣起而知無自性，因無自性而知一切法畢竟皆空。若偏於三昧空或所緣空，專在認識論上說，不能即緣起知空，即不能達到一切法空的結論。

三、經：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但空乃至涅槃是深奧，非一切法深奧耶？」佛言：「一切法亦是深奧義。須菩提！色亦深奧……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深奧。」「世尊！云何色深奧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深奧？」佛言：「色如深奧故，色深奧……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深奧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深奧。」「世尊！云何色如深奧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深奧？」須菩提！是色如，非是色、非離色；……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非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大智度論》卷 74〈燈炷品 57〉（大正 25，581c7-15）：

須菩提知諸菩薩利根，深著涅槃，為是菩薩故問世尊：「但涅槃甚深，諸法不甚深耶？」佛答：「正觀色等一切法得涅槃，色等諸法因涅槃故甚深。」

是故經中說：「色等如故甚深。」色等如即是正觀。

須菩提問：「云何色等如故，色等法甚深？」

此中佛自說深因緣，所謂「如，非是色、非離色。」

譬如以泥為瓶，泥非即是瓶、不離泥有瓶，亦不得言無瓶。

p.561

一、經：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知因緣起法亦空、無堅固，虛誑不實。何以故？須菩提！是菩薩摩訶薩善學……住是十八空，種種觀作法空，即不遠離般若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 74〈燈炷品 57〉(大正 25, 583c24-584a9)：

爾時，須菩提難佛：「如佛說一切有為法，虛誑不實、如幻，不能生正見、入正位，云何菩薩一日福德勝？」

佛可其言：「如是！如是！有為法皆虛誑，不得以虛誑法入正位、得聖道。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所作福德，知皆虛誑、空、無堅固，心不著是福德。是福德清淨故，勝餘福德。」如金剛雖小，能摧破大山。

此中佛說：「菩薩善學十八空。」

雖觀空，而能行諸功德；雖知涅槃無上道，而憐愍眾生故修集福德。

雖知一切法相不可說，而為眾生種種方便說法；

雖知法性中無有分別、一相無相，而為眾生分別是善是不善、是可行是不可行、是取是捨、是利是失等。

若菩薩雖觀畢竟空，而能起諸福德，是名「不離般若波羅蜜行」。

二、經：若菩薩摩訶薩如是漸漸不離般若波羅蜜，漸漸得無數、無量、無邊福德。

《大智度論》卷 74〈燈炷品 57〉(大正 25, 584a9-13)：

若菩薩常不離般若波羅蜜，漸得無數、無量、無邊功德。何以故？若菩薩初學般若時，煩惱力強，般若力弱；漸漸得般若力，斷諸煩惱、滅諸戲論，是故得福德無數、無量、無邊。

p.562

經：須菩提！是法不可說，佛以方便力故分別說——所謂不可盡、無數、無量、無邊、無著、空、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染、涅槃。佛種種因緣，以方便力說。

《大智度論》卷 74〈燈炷品 57〉(大正 25, 584a26-b11)：

佛以大慈悲心憐愍眾生故方便為說，強作名字語言，令眾生得解——所謂空，或說不可盡、無數、無量、無邊等。」

◎是實相不生、不作故說「不盡」。

◎諸聖人得諸法實相，入無餘涅槃時，不墮六道數；是實相法亦不墮有為、無為等諸法數中，是故說「無數」。

◎「量」名以智慧稱量好醜、多少、大小、是非等；諸法實相中，滅諸相故，是故說「無量」。諸法實相不可量故說「無邊」。

◎是實相法寂滅故說「無著」。

◎是實相法我所定相不可得故說「空」。空故無相，無相故則「無作」、「無起」。

◎是法常住不壞故「無生」、「無滅」。

◎是法能斷三界染故名「無染」。更不織煩惱業故名「涅槃」。

如是等有無量名字，種種因緣說是諸法實相。

p.563

經：世尊！若菩薩摩訶薩，六波羅蜜不增乃至十八不共法不增者，云何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不可說義無增無減。菩薩摩訶薩習行般若波羅蜜有方便力故，不作是念：『我增般若波羅蜜乃至增檀那波羅蜜。』當作是念：『但名字故，名檀那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 74〈燈炷品 57〉(大正 25，584b18-23)：

佛可其言，更為說因緣：「法雖無增減，而可得無上道。所謂菩薩習行般若波羅蜜，方便力故，雖行檀波羅蜜諸助道法，我我所、憍慢斷故，不作是念：『我增長是六波羅蜜等法。』不取內外諸法相行，是謂善法。」

p.565

一、經：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如是，不用初心…亦不離初心…不用後心…亦不離後心…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大智度論》卷 75〈燈炷品 57〉(大正 25，585c5-12)：

佛以深因緣法答，所謂：「不但以初心得，亦不離初心得。」所以者何？

若但以初心得、不以後心者，菩薩初發心，便應是佛；

若無初心，云何有第二、第三心？第二、第三心以初心為根本因緣。

「亦不但後心、亦不離後心」者，是後心亦不離初心，若無初心，則無後心。

初心集種種無量功德，後心則具足；具足故能斷煩惱習，得無上道。

2、《中觀今論》(p.173)：

《智論》卷七五說：「初心不至後心，後心不在初心，云何增益善根成無上道」？「佛以現事譬喻答：如燈炷，非獨初焰燋，亦不離初焰；非獨後焰燋，亦不離後焰，而燈炷燋」。

此中佛答修行為因，得成佛果，引燈炷作喻：燈炷之燋，非第一念發光時燋，亦非第二、第三……念發光時燋，而結果燈炷確是燋了。由此，炷之燋，不即是第一、第二、第三……念時燋，亦不離第一、第二、第三等念時燋。

修行證果亦然，依前後因緣展轉增長，自可漸成佛果。一切前後間的關係，皆是不即此也不離此的；念念心剎那滅，而念念的功用力勢不失。……這樣，依佛法講因果，是前後勢用展轉增盛的，不可以現在的一點小善小惡而忽之，因為它積漸以久，勢用會強大起來而自得其果的。

二、經：菩薩摩訶薩具足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薩地、佛地——具足是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表格（導師《大智度論筆記》〔B028〕p.167）

地名	聲聞	菩薩	導師
乾慧地	五停心位、總別念處，有慧而無定水	發心未得順忍	
性地	四加行	得順忍，愛實相，不生邪見	

八人地	十五心	無生法忍	是菩薩而共二乘的
見地	得初果	不退位	
薄地	分斷欲界修惑	過不退、未成佛，斷煩惱，薄餘習	
離欲地	阿那含	離欲因緣，得五通	
已作地	阿羅漢得盡智、無生智	成就佛地	
辟支佛地	辟支佛		不共二乘的——七住以上的菩薩
菩薩地		菩薩，有三說： 1、從乾慧地乃至離欲地 2、歡喜地乃至法雲地 3、從一發心來乃至金剛三昧	
佛地		具足佛法	

2、《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12)：

「中品般若」一再引用共十地，表示了菩薩的超過了二乘，也有含容二乘的意味。從菩薩的立場說：二乘的智與斷，都是菩薩無生法忍的少分。那末從「八人地」到「辟支佛地」，是菩薩而共二乘的；辟支佛以上，是不共二乘的——七住以上的菩薩。「八人地」以前的「乾慧地」、「性地」，可依『智度論』的解說。一再引述共三乘的十地，表示大乘法是超勝二乘而又含容二乘的。也說明了，大乘般若的流通，面對傳統的部派佛教，有加以貫攝的必要。

p.566-568

經	論
須菩提言：「世尊！是因緣法甚深，所謂非初心、非離初心，非後心、非離後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尊重是法故歎言：「世尊！是因緣法甚深，所謂過去心不滅、不住，而能增益得無上道。是事甚深希有，難可信解！此心為住、為滅耶？」
佛告須菩提：「於汝意云何？若心滅已，是心更生不？」「不也，世尊！」	「佛反問須菩提『於汝意云何？若心滅已更生不』者，諸法雖畢竟空、不生不滅，為眾生以六情所見生滅法故問：「心已滅更生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心滅已，云何當更生？若心滅已更生，則墮常中。
「須菩提！於汝意云何，心生，是滅相不？」「世尊！是滅相。」	「若心生，是滅相不」者，上問「過去心」已，今問：「現在心相當滅不？」是故答：「是滅相。」何以故？生滅是相待法，有生必有滅故，先無今有、已有還無故。
「須菩提！於汝意云何？心滅相是滅不？」「不也，世尊！」	「心滅相是滅不」者，若心滅相即是滅耶？更有滅耶？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

	若即是滅，則一心有兩時——生時、滅時。說「無常」者，心不過一念時；如《阿毘曇經》說：「有生法，有不生法；有欲生法，有不欲生法；有滅法，有不滅法；有欲滅法，有不欲滅法。」生法現在一心中有二種：一者、生，二者、欲滅。生非欲滅相，欲滅相非生。是事不然，故言「不也」。
佛告須菩提：「於汝意云何，亦如是住不？」 須菩提言：「世尊！亦如是住，如『如』住。」	「當如是住不」者，若滅相非即是滅者，應常住不？若常住，即是不滅相。 佛如是翻覆難，須菩提理窮故，作是念：「我若言『滅相即是滅』，則一心墮二時；若言『不滅』，實是滅相，云何言『不滅』？」以上二理有過故，須菩提自以所證智慧答：「世尊！如是住，如如住。」
佛告須菩提：「於汝意云何，若是心如『如』住，當作實際證不？」 「不也，世尊！」	「若是心如如住，當作實際不」者，若說「心相同如住」者，「如」即是「實際」；若爾者，心可即作實際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菩提久尊重是實際；心是虛誑法——小乘智慧力少，不能觀心即作實際，是故言「不也！」 須菩提心謂「凡夫六情所見虛妄顛倒，故有過」；今說「心相如實」，無咎，故言「如『如』住」。 今「實際」即是「涅槃」；須菩提久貴涅槃故，不能即以心為涅槃，是故言「不也！」 復次，以實際無相故，不得言「心即是實際」。
佛告須菩提：「於汝意云何？是『如』甚深不？」 「世尊！甚深！甚深！」	「是如深不」者，以須菩提言「心如『如』住」，復言「不得作實際」；是故問：「『如』是甚深不？」 須菩提不能遍知故，答言「甚深！」
「須菩提！於汝意云何，但『如』是心不？」 「不也！世尊！」	「但如是心不？」須菩提答言：「不也！世尊！」 何以故？ 「如」是一相、不二相；「心」憶想分別因緣生故，是二相。 「如」無所知，「心」有所知。 又復「如」畢竟清淨故無所知，「心」有所覺知故。
「離『如』是心不？」 「不也！世尊！」	離「如」，「心」亦如是。何以故？一切法皆有「如」，云何離「如」而有心？
「須菩提！於汝意云何？『如』見『如』不？」 「不也！世尊！」	佛問須菩提：「『如』能見『如』不？」 答：「如」中無分別——是知、是可知；是菩薩不住如、法性、實際，真行深菩薩道。
「須菩提！於汝意云何？若菩薩摩訶薩，有未得無生法忍菩薩聞是法則心高，自謂：	爾時，有未得無生法忍菩薩聞是法則心高，自謂：

訶薩如是行，是何處行？」 須菩提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作如是行，為無處所行。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住諸法如中，無如是念，無念處亦無念者。」	「出小乘，深入大乘。」佛欲破其高心故，問須菩提：「菩薩如是行，為何處行？」須菩提言：「如是行，為無處所行。」何以故？菩薩住「如」中，無所分別故。
佛告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行，為何處行？」 須菩提言：「世尊！是菩薩摩訶薩如是行，為第一義中行，二行不可得故。」	菩薩聞無處所行，或墮斷滅中；是故佛復問須菩提：「菩薩行般若，為何處行？」須菩提言：「第一義中行。」「第一義相」者，無有二相。
「須菩提！於汝意云何？若菩薩第一義無念中行，為行相不？」 「不也！世尊！」	佛語須菩提：「於汝意云何？若菩薩無念行第一義，是行取相法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一切法畢竟空，無憶念，即是不行相。
「於汝意云何？是菩薩摩訶薩壞相不？」「不也！世尊！」 佛告須菩提：「云何名不壞相？」 須菩提言：「世尊！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不作是念：『我當壞諸法相。』」	佛問須菩提：「是菩薩壞相得無相不？」 須菩提言：「不也！」相從本已來無，但為除顛倒故，不壞法相。 佛語須菩提：「若不壞相，云何行無相行？」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不作是念：『我當破相故行般若。』」
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未具足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大慈大悲、十八不共法，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世尊！菩薩摩訶薩以方便力故，於諸法亦不取相，亦不壞相。 何以故？世尊！是菩薩摩訶薩，知一切諸法自相空故。」	是菩薩未具足佛十力等諸佛法，以方便力故，不作有相、不作無相。何以故？ 若取相，是相皆虛誑妄語，有諸過失； 若破相，則墮斷滅中，亦多過失。 是故不取有相、不取無相。 取相即是有法，不取相即是無法；方便力故，離是有、無二邊，行於中道。 此中佛自說因緣，所謂：「知一切法自性空故，不著有無。」自相空破一切法相，亦自破其相。

〈58 夢行品〉

凡夫覺異夢，覺行是行、夢行非行。菩薩了夢、覺不二，夢覺既行、覺夢亦行；若覺夢不行，夢覺亦不行。今正明菩薩夢覺不二行故云夢行。

p.570-573

經	論
爾時，舍利弗問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夢中入三三昧——空、無相、	問曰：舍利弗何以故夢難菩薩三三昧？ 答曰：以夢虛誑、如狂、非實見故；是三三昧

無作三昧，寧有益於般若波羅蜜不？」	是實法。 又復餘處說：夢中亦有三種——善、不善、無記。若菩薩善心行三三昧，應得福德；然夢是狂癡法，不應於中行實法得果報！若有實法，不名為夢。 以是故問：「若菩薩夢中行三三昧，增益般若波羅蜜福德，集善根，近佛道不？」
須菩提報舍利弗：「若菩薩晝日入三三昧有益於般若波羅蜜，夜夢中亦當有益。何以故？晝夜夢中等無有異。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晝日行般若波羅蜜有益，是菩薩夢中行般若波羅蜜亦應有益。」	須菩提意：「若言『有益』，夢是虛誑，般若是實法，云何得增益？ 若言『無益』，夢中有善，云何無益？」 不得答言『有益』、『無益』，是故須菩提離此二邊難，故以諸法實相答——尚破晝日所行，何況夢中！作是言：「舍利弗！菩薩若晝日行般若有益者，夜亦應有益；而晝日無益故，何況夢中！」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不分別有晝、夜。
舍利弗問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夢中所作業，是業有集成不？ 如佛所說：『一切法如夢。』以是故不應集成。 何以故？夢中無有法集成。若覺時憶想分別，應有集成！」	舍利弗聞須菩提所說，既知般若無增無減，不應復難；今更因餘事問夢中：「須菩提！若夢中所作業，是業有集成不？」 「集成」者，是業實集能成果報不？ 是業若有實，佛常說「一切法空如夢」，不應得集成！何以故？是夢心微弱故，不能集成。晝日微弱心，尚不能集成，何況夢中！若夢覺已，分別夢中生善、不善心，是應集成。
須菩提語舍利弗：「若人夢中殺眾生，覺已憶念，取相分別：『我殺是快耶？』舍利弗！是事云何？」	須菩提語舍利弗：「如人夢中殺人，覺已，分別『我殺是快耶』？舍利弗！是業云何，為集成不？」
舍利弗言：「無緣業不生，無緣思不生；有緣業生，有緣思生。」	舍利弗語須菩提：「一切業若晝、若夢皆從因緣生，無因緣則不生。」
「舍利弗！如是！如是！無緣業不生，無緣思不生；有緣業生，有緣思生。於見聞覺知法中心生，不從不見聞覺知法中心生，是中心有淨有垢。以是故，舍利弗！有緣故業生，不從無緣生；有緣故思生，不從無緣生。」	須菩提可其言：「如是！業有因緣生、無因緣不生，思有因緣生、無因緣不生。」 「業」者，身口業；「思」者，但意業。「思」是真業，身口業為思故名為「業」。 是三業因四種法：若見、若聞、若覺、若知——因此四種則心生；是心隨因緣生，或淨、或不淨——不淨，罪業；淨，福業。是故若夢中所見皆因先見、聞、覺、知。 夢中所作善惡，為眠覆心、不自在故，無有勢

	力，不能集成果報；若是業得覺時，善惡心和合故，能助成果報。 須菩提意謂：「夢中業實有集成。何以故？有因緣起故。」 晝日心、夢中心無異。所以者何？皆因四種生故。」
舍利弗語須菩提：「如佛說：『一切諸業、諸思自相離。』云何言『有緣故業生，無緣業不生；有緣故思生，無緣思不生』？」	舍利弗 以空難 須菩提：「如佛說：『一切諸業自相離。』汝云何定說『諸業有因緣生，無因緣不生』？」
須菩提語舍利弗：「取相故，有緣業生，不從無緣生；取相故，有緣思生，不從無緣生。」	須菩提答：「諸法雖空、遠離相，而凡夫取相，有因緣故業生；若不取相，無因緣則不生。是故 一切業皆從取相因緣生故有，晝日、夢中無異。」
舍利弗語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夢中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善根福德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實迴向不？」	舍利弗復問：「若菩薩夢中行六波羅蜜，迴向無上道，是實迴向不？」 舍利弗難：「若夢中、晝日無異者，是夢中迴向應當是實！ 又復若晝日著心取相，不名為迴向，何況眠睡覆心！」
須菩提語舍利弗：「彌勒菩薩今現在前，佛授不退轉記，當作佛；當問彌勒，彌勒當答。」	須菩提以此二難深，難答故，語舍利弗：「當問彌勒。」
舍利弗白彌勒菩薩：「須菩提言：『彌勒菩薩今現在前，佛授不退轉記，當作佛；彌勒當答！』」	
彌勒菩薩語舍利弗：「當以彌勒名答耶？若色、受、想、行、識答耶？若色空答耶？若受、想、行、識空答耶？」 是色不能答，受、想、行、識不能答；色空不能答，受、想、行、識空不能答。我不見是法可答，不見能答者； 我不見是人受記，亦不見法可受記者，亦不見受記處。是一切法皆無二無別。」	問曰：彌勒何以但說空而不答？ 答曰： 是二大弟子為利益菩薩故，分別覺、夢若同、若異。以佛常說「一切法如夢」故，若晝日行道，夢中亦應行道。 彌勒知見二人各有所執、不能通達故，是故彌勒不答。 復有人言：彌勒以是空答。
舍利弗語彌勒菩薩：「如仁者所說，	舍利弗問彌勒：「如所說空，以此為證不？」

如是為得法作證不？」	舍利弗意：「若以此法為 證 ，即欲生難：『云何為證？』若不 證 ，汝自不 得、不知，云何能說？」
彌勒答舍利弗：「如我所說法，如是不證。」	彌勒意：「汝以涅槃為證，我以涅槃亦空、無所得故不證。」 有人言：彌勒未具足佛法故，說言「不證」；菩薩法，應知空、無相、無作法，不應證。
爾時，舍利弗作是念：「彌勒菩薩智慧甚深，久行檀那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用無所得故，能如是說。」	爾時，舍利弗作是念：「彌勒菩薩其智甚深，能如是說。」能知涅槃相而不取證，是名「甚深」。 此中舍利弗自說因緣：「久行六波羅蜜故，其智甚深。」舍利弗意：「彌勒次當作佛， 應當能答而今不答 。」
爾時，佛告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汝用是法得阿羅漢，見是法不？」 舍利弗言：「不見也。」 「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如是，不作是念：『是法當得受記，是法已受記，是法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不疑我若得、若不得，自知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佛還問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汝見用是法得阿羅漢不？」 舍利弗言：「不見。」 何以故？是法空、無相、無作，云何得見？若見，即是有相。 肉眼、天眼分別取相，故不應見；慧眼無分別相，故亦不見。以是故言「不見」。 佛言：「菩薩摩訶薩亦如是，得無生忍時，不作是言：『見是法，得授記，當得無上道。』雖不作是見，亦不生疑：『我不得無上道。』如汝雖不見法，亦不疑：『我成阿羅漢、不成阿羅漢。』」

p.573

癸二、明為眾生起佛土願

1、《大智度論》卷 75〈夢中入三昧品 58〉(大正 25，590c10-15)：

問曰：有何次第故，說菩薩見眾生饑寒、凍餓等？

答曰：菩薩過聲聞、辟支佛地，得無生法忍、授記，更無餘事，唯行淨佛世界、成就眾生。今說淨佛世界因緣，見不淨世界相，願我國土無如是事。是故次第說是事。

2、《中觀今論》(p.25～28)：

龍樹依空而顯示中道，即八不緣起。其中，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的緣起，即使解說不同，因為《阿含經》有明顯的教證，聲聞學者還易於接受。唯對於不生不滅的緣起，不免有點難於信受。因此，這就形成了大乘教學的特色，成為不共聲聞的地方。……依中觀者說，緣起不生不滅，是說緣起即是不生不滅的，這緣起寂滅性即是中道。佛陀正覺緣起而成佛，在此；聲聞的證入無為無生，也在此。這緣起的不生

不滅，本是佛法的根本深義，三乘所共證的；但在佛教教義開展的過程中，成為大乘學者特別發揮的深義，形式上成為大乘的不共之學。……不生不滅，《阿含經》是指涅槃無為而說的。……涅槃，正覺的解脫，不問菩薩、聲聞，是一致企圖實現的目的。聲聞行者達到了此一目的，即以為到達了究竟，「所作已辦」，更沒有可學可作的，稱為「證入實際」。大乘行者到了不動地，也同樣的體驗此一境地，但名之為「無生法忍」，而認為還沒究竟的。如《十地經》第八地中說：菩薩證得無生法忍時，想要證涅槃了。佛告訴他說：「此諸法性，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異。諸佛不以得此法故名為如來，一切二乘亦能得此無分別法」。

無生法，是三乘所共證的，諸佛並不以得此法而名為如來，即說明了大乘沒有把它看作「完成了」，還要更進一步，從大悲大願中去廣行利他。關於這點，《智度論》卷七五說：「得無生忍、受記，更無餘事，唯行淨佛世界，成就眾生」。依於此義，故卷五說：「無生忍是助佛道門」。這可見大乘在正覺解脫的——自利立場，並不與聲聞乘不同。不過一般聲聞行者自利心切，到此即以為一切圓滿了，不能更精進的起而利他，所以大乘經中多責斥他。大乘是依此聲聞極果的正覺境界——涅槃，得無生法忍，不把他看作完成，進而開拓出普度眾生的無盡的大悲願行。

p.579

經：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時，當作是念：『雖生死道長、眾生性多，爾時應如是正憶念——生死邊如虛空，眾生性邊亦如虛空，是中實無生死往來，亦無解脫者。』菩薩摩訶薩作如是行，能具足六波羅蜜近一切種智。」

《大智度論》卷 75〈夢中入三昧品 58〉(大正 25, 591a2-15)：

菩薩作如是上願已，疲厭心起：

「佛道無量無數阿僧祇劫行諸功德，然後可得；但一劫歲數不可得數，故佛以譬喻示人，何況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經此生死受諸苦惱！

眾生亦無量無邊，非可譬喻算數所及，但以三千大千世界中微塵等眾生猶尚難度，何況十方無量世界微塵等眾生而可得度！」

以是事故，或心生退沒，是名邪憶念。

是故佛教是菩薩正憶念：生死雖長，是事皆空，如虛空、如夢中所見，非實長遠，不應生厭心。又未來世亦是一念所緣，亦非長遠。

復次，菩薩無量福德智慧力故，能超無量劫。如是種種因緣故，不應生厭心。